

國文學

陳遵統著

下卷

國文學上下二冊

定價法幣壹元三角

編者 閩侯陳遵統

章句讐校

福安郭毓麟
閩侯施拱

印刷所 公教印書館

福州洗馬路

電話四八零四

發行者 公教印書

國文學目錄（下卷）

第四款 哀祭類

哀祭類模範文

✓ 二十四 屈原九歌（選二）

二十五 賈誼弔屈原文

✓ 二十六 韓愈祭柳子原文

二十七 韓愈歐陽生哀辭

二十八 柳宗元祭十郎文

二十九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三十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三十一 王守仁瘞旅文

附哀祭類分目

第三節 記載門

國文學講義 目錄

John

695/12

國文學講義 目錄

二

第一款 傳誌類.....二二

傳誌類模範文.....二五

三十二 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二五

三十三 司馬遷史記信陵君列傳.....二九

三十四 班固漢書朱買臣列傳.....四六

三十五 范曄後漢書范式列傳.....四九

三十六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五一

三十七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五三

三十八 歐陽修瀧岡阡表.....五七

三十九 歐陽修張子野墓誌銘.....六〇

四十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六三

附傳誌類分目.....六六

第二款 叙配類.....六七

叙記類模範.....六九

四十一 尙書金縢……………六九

四十二 春秋左氏傳晉公子重耳歷游諸侯……………七三

四十三 春秋左氏傳楚子圍宋……………七六

四十四 春秋左氏傳宋及楚平……………七六

四十五 國語勾踐謀伐吳……………八〇

四十六 戰國策慎子全東地五百里……………八二

四十七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八四

四十八 蘇軾表忠觀碑……………八七

四十九 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上……………八九

五十 魏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下……………一〇四

第三款 典志類……………一一九

典誌類模範文……………一二〇

五十一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一二〇

五十二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一二九

第四款 雜記類.....一三六

雜記類模範文.....一三八

五十三 小戴禮檀弓(選錄四則).....一三八

五十四 鄺道元水經往江水節錄三峽段.....一四〇

五十五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一四三

五十六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一五一

五十七 柳宗元永州八記(選二).....一五二

得西山宴遊記.....一五二

鈞鉅潭西小丘記.....一五三

五十八 歐陽修豐樂亭記.....一五五

五十九 錢公輔義田記.....一五六

六十 余懷板橋雜記(選錄三則).....一五八

國文學講義

陳遵統易園父講述

第四款 哀祭類

哀祭者，人告于鬼神之辭也。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子祝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楚人之辭至工，後世則韓愈王安石爲勝。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茅鹿門謂奇崛，戰鬪鬼神處，令人神眩。其祭柳子厚文，曾國藩評云：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乃不復可攀躋矣。可謂推許之至。蓋哀祭之文，其所告之鬼神有二：一、爲久視爲神道者，一、爲初登鬼錄者，前者多用於祠廟壇祭之時，語以喬皇典麗，尊嚴祇敬爲歸，後者則神道未成，猶以人道待之，而地隔幽明，人殊生死，此最終之告語，固當致其悲哀懇摯之情焉。又哀祭間有用辭賦體者，賈誼弔屈原，漢武帝悼李夫人，是其例也。而哀祭之文極，十八九皆爲韻語，亦有不用韻者，如韓愈祭十二郎文，是已。至親無文，信口逕出，則又不能以常例例之也。古今哀祭文之佳者，除前所舉詩書中篇目外，如屈原九歌，賈生弔屈原賦，漢武帝悼夫人賦，韓愈祭柳子厚文，祭張員外文，祭田橫墓文，歐陽生哀辭，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歐陽修祭石曼卿文，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均哀祭文之傑作也。

哀祭類模範文

(二十四) 屈原九歌(選二)

屈原志行已見所自著之離騷經中，九歌亦屈原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

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王逸九歌序）九歌共十一章，其曰九者，數以九爲盛，言九以概之也。十一章中，首東皇太一，言以道承君，冀君之樂也。次雲中君，言君苟用已，則可以安覽天下，惜此會之不可得也。次湘君，雖騷所謂哲王不寤也。次湘夫人，比椒蘭，此離騷所謂閨中遠遠也。次大司命，惜往日之曾信也。次少司命，又比子蘭，以秋蘭比子蘭，荃目君也。所美果美，君何愁苦乎？次東君，傷頃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豈意聲色自娛，終於杳冥乎？次河伯，決懷沙之志。次山鬼，雖死不忘君，故以山鬼自比予山鬼子君與公子也。次國殤，以忠死，故比之終以禮魂期知我者於百世之下也。（清張惠言說）十一章中，無章不雋，無語不工，而山鬼國殤兩章，最爲哀痛，蓋曲終裂帛，圖窮而匕首見，故都成變徵之聲也。錄之以概其餘。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荒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恨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開。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靈填填兮兩冥冥，猿啾啾兮狹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好像生人一樣，在山的犄角地方，所以說若有人兮山之阿。薜荔女蘿，都是無根香草，附物

而生的。山鬼是無形的，所以用無根的東西，穿上薜荔的衣服，用女蘿做個帶子。屈原用山鬼比着自己，他平生不肯用不好的東西，所以說被薜荔兮帶女蘿。睇、是微眄的樣子。含睇宜笑，說山鬼的體態含着美妙，看的時候，眼睛的神氣極好，笑的時候，口齒也是頂好看的。子、指國君。予、山鬼自稱。窈窕、好的樣子，不止說到貌，兼說道德。詩經：窈窕淑女。窈窕、注說幽閒貞專，就是兼指這兩種。慕、是思慕。子慕予，說國君慕我的善行美容而想用我。赤豹文狸、是有文采的獸。桂花的蕊極香，辛夷也是香草。說山鬼出入，用亦豹套車，文狸跟在後邊，結上桂蕊和辛夷，做他的車旗，可見他服飾的香潔，儀容的美雅。被石蘭兮帶杜蘅，石蘭杜蘅，都是香草。這一句跟第二句被薜荔兮帶女蘿，有點兒重複，是這章的缺點。所思、指思鬼的同志。析芳馨送他，是連合同志，共同輔佐國家。由開首到遺所思止，一共八句拿山鬼自比，說自己德行芳潔，所以懷王愛他，於是乎連結同志，想盡力輔佐國君。篁、是竹林。幽篁、是竹林深處，說山鬼住在幽昧竹叢之內，始終不見天日，路險難說，住的地方既然很遠，道又不好走，所以回來很晚。後來，是回來很晚的意思，因為行路難的緣故。表獨立兮山之上，表、是特別的意思，說山鬼單獨回來，站在山上，不跟許多神鬼混合，矯然自異。容容、是雲的樣子，雲在下，顯明山鬼所在是極高的地方。羌、楚語，爲什麼的意思。杳冥兮晝晦，說世界的黑暗，東風飄飄，神靈叫雨師應牠，是陰陽相感的意思，屈原自傷沒有人和他，所以說這一句。靈修、指楚懷王，修、是遠，神靈而有遠見的，應當是國君，所以把靈修兩個字比他。憺、是憺然安的意思，說自己希望懷王召還自己，那末我就安而忘歸了。晏、是晚。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是晚。華、是榮華。說年歲已老，誰叫我榮華呢？由余處幽篁起到孰華予止，一共八句，借山鬼說楚王不用自己。三秀、是芝草。磊磊、是多的樣子。蔓蔓、也是多的樣子，葛、是葛草。公子、指公子椒，

悵、是悵然失志。君、指懷王。不得閒、是不得閒暇。由采三秀到悵忘歸止，一共四句，說自己採摘芝草以求延年，而待當世的用，可是，結果只好隱居石葛之間完了。我所以怨公子椒的緣故，因為他明明知道我好，然而不肯替我在懷王跟前疏通，所以叫我悵然失志，不想歸朝。說起懷王呢，有時也很想念我，但是因為小人離開，總不肯騰出閒暇功夫，叫我商量國事。山中人、是山鬼自稱，也就是屈原自比。杜若、也是芳草。飲石泉、是喝石上的清泉。蔭松栢，是享松栢的嘉蔭。君、指懷王。然疑作、是然而心上生起狐疑的意思。由山中人到然疑作止，一共三句，說自己雖然不用於世，隱在山中，然而還是採取杜若，飲泉蔭栢，用芳潔修飾自己，說起懷王呢，雖然也有想念我的時候，然而受着小人離開，又狐疑起來了。雷、就是雷。填填、是雷響的聲音，比方國君暴怒。雨冥冥，比方小人蒙蔽朝廷黑暗的意思。猿、狢、都是猴類的獸，嘯嘯夜鳴，比方讒佞搖唇鼓舌，風颯颯、比方政治煩擾。木蕭蕭、比方人民驚惶不安。公子、指公子椒。離憂、是碰着憂愁。說國事昏亂，民間不寧，我雖然思念公子椒，希望他能夠替我先容，然而結果呢，不過憂愁完了。這章好處，全在起結，結末四句，固然是比方楚國，然而滿紙鬼氣，實在是好文章。平生對於寫鬼的起句，最愛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寫鬼的結句，最愛杜甫兵車行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試看若有人兮山之阿以及靈填填兮以下幾句，一起一結，工力悉敵。跟左傳杜詩可算鼎足而三。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騭殪兮右刃傷，霜兩輪兮墊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國殤是戰死的人。戈、是戟。犀甲、是犀牛皮做的衣甲。被、是穿。錯、是交。短兵、指刀劍，跟長戟不同。錯戟、是兵車逼近。輪戟交錯，所以不能用長兵用刀劍相接擊。旌旗蔽日，可見雙方戰士的多。敵若雲、說敵兵尤其多。矢交墜、說兩軍交射，戰事激烈。士爭先、說壯士奮勇，義不回顧。凌、是犯。躐、是踐。行、是行伍。凌余陣、躐余行，可見敵鋒甚銳。左驂殪、說左邊馬死。右刃傷、說右邊的馬受傷。鏑兩輪、說兩邊車輪，讓塵土沈埋。繫四馬、說套車的四疋馬，都讓敵兵絆住。枹、是鼓槌。援枹擊鳴鼓，說雖然敗到這地步，還是奮勇向前。從前打仗時候，要進就擊鼓，要退就鳴金。天時墜、說時命不好。墜、是落的意思。威靈怒、說身子雖然死亡，然而神靈還是對着敵人，奮揚武怒。嚴、是壯，就是說壯士，壯士殺盡，棄尸原野，還是不後悔，可見生前的武勇。出不入、往不反、說壯士出征，懷着必死之心。平原忽，說倏忽之間，死在原野。路超遠、說離家甚遠。帶長劍、挾秦弓、說死後的神靈，仍舊挾着兵器，想殺敵人。懲、是戒懼。首雖離、心不懲、說至死不怕。誠、是當真。誠既勇兮兩句，說國殤的性情，真是武勇剛強，不可侵犯。身既死兮兩句，說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長做百鬼的雄傑啊。

(二十五) 賈誼弔屈原文

司馬遷史記以賈誼與屈原合傳，因其志事身世之相類也。誼之治術學術，散文韻文，均居西漢之最上乘。此文名爲弔屈，實則自弔，篇首所謂自喻是己。曠世相感，不其然乎？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諱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自序作文之緣起，古人往往如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曰：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

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史記正義曰：絳侯周勃、灌卽灌嬰、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但或有謂絳灌乃一人名、）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適去，（適同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又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雎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慙也。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鷙鳥翔翔，關蒼尊顯兮，謬諛得志，賢聖逆戾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爲廉，莫邪爲鈇兮，鉞刀爲鉞。吁嗟黜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龍牛騷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造託湘流，敬弔先生，謂至湘水託於流水而弔屈原。遭世罔極，謂遭世道敗壞，至於無窮，故讒言雜出也。逢時不祥，謂遭遇亂世。鸞鳳、以喻正人君子。鷙鳥、以喻邪曲小人。翔翔、高飛之意。關蒼、不才之人也。逆戾、謂不得順道而行。方正倒植，謂賢不肖顛倒，方正之人不得位也。隨夷、謂殷之賢士卞隨，與殷周間之伯夷。溷、混濁也。跖、魯之盜跖。騷、楚之莊騷。皆貪污之人。莫邪，劍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

，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銛、利也。鈎刀、錫刀也。以錫爲刀，其鈍可知。默默、不得意也。無故、謂無故遇此禍。幹、音管，轉也。周鼎、周之鼎，乃寶器。康瓠、大瓠，無用之物也。罷牛之罷，音皮，義同疲。蹇蹇、遲鈍之貌。輶車重、非曠所宜駕。垂兩耳，言其屈伏之狀。服、駕也。戰國策曰：夫曠服輶車，上太山中阪，遷延負懷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殷冠，冠當戴於首，而以薦履，倒上爲下，故漸不可久也。漸不可久，據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諷自恨也。嗟、咨嗟。苦、勞苦。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傷屈原獨遭難也。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鬱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州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倘螭螭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蜺曠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此文除自序外，由恭承嘉惠兮起，至末可分兩大段，前段叙屈原之遭遇，因而傷之，後段對於屈原行事，加以議論，非指斥屈原也，仍寓哀悼之意耳。訊、音信。張宴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又音碎。劉伯莊曰：訊、猶宜也，重宣其意。鬱鬱，猶抑鬱。漂漂，猶飄飄。襲、重也，覆也。潛藏也。蝸、音面，背也。螭、音梟，螭螭，水蟲害魚者。蝦、蝦蟆。蛭、音質，水蟲食人者也。蟻、音引，蚯蚓也。龍鳳、以喻屈原，謂宜高逝深潛，不當與蜺曠雜處，况肯從蝦與蛭蟻也乎？聖人神德，結束龍鳳四語，遠濁世自藏，結束螭螭二語。螭螭蝦蛭蟻，皆以喻小人，騏驥四語，再申言以足上文當去之意。般、同盤，盤桓不去之意。紛紛、構譏之狀。尤、禍咎也。亦夫子之故也，言屈原不去，自

取其禍，不當專責小人。歷九州相君，又生一意，謂宜四出求君。鳳凰翔于千仞以下至末，因而縱論之。德輝，謂有德而發爲輝光也。下之，謂下而從之也。細德險徵，謂無德而有危象可見也。遙、遠也。曾、高高上飛之意。擊者，擊翅也。去之，謂不就之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言其短狹，遠引申爲平常之意。鱣、鯨、皆大魚。魚之大者能吞舟焉。鳳翱翔于千仞四語，謂當去無德而就有德者。尋常汗漬，豈能容吞舟巨魚二語，謂亂國決不能容正人君子。橫江湖之鯨鯢，固將制於螻蟻二語，謂正人君子，道德雖高，結果必爲小人所害。此末四語止反相乘，結束後段所有議論，以明不可不去之旨，意極深厚而復明顯。

(二十六) 韓愈祭柳子厚文

韓愈柳宗元(字子厚)兩個人，是至好的朋友，也都是古今的大文學家。柳宗元因爲急於做官，入了王叔文的黨，王叔文失敗，柳宗元貶作永州司馬，後來做柳州刺史，死在柳州。韓愈替他做墓誌銘，痛罵當時害柳宗元的人，對於柳宗元平生行事，也略畧的責備他幾句。因爲墓誌文的體裁，雖然是私家傳記，可是既然算是歷史的一部分，自然要翔實公平，才能夠信今傳後。所以對於柳宗元不好的地方，也不能不說他幾句。至於祭文呢，完全以情感爲主，不必牽涉到他不好地方，是跟墓誌銘不同的。這一篇祭文，替柳宗元不平，也替古人中像柳宗元一樣不得志的文人不平。末了對於託孤一層，直任不辭，生死交情，尤其可以看得出來，真是極沈痛的文章。

維年月日，(年月應當寫出來，比如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祭，就應當把牠詳細寫出來)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祭文起頭通行格式，都是這樣，對於朋友中的長輩，像普通叫故老伯、太老伯、世叔、世伯、太世伯……的，到了祭文上頭的稱呼，一概叫做先生，或者叫做丈。不過丈不如先生又普遍，又合式。清酌、是清酒。庶羞、是許多餚菜，致祭時候用的。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又何嗟？

嗟嗟二字，感歎之中，有無限的痛心。然字，是這樣的意思。子厚而至然耶一句，說想不到這麼偉大的子厚，結果會這樣，這樣，就是不得志而死的情狀。一句話之中，有無限的痛心。接用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二句，承上文直轉下來，自悲自怨，越說得曠達，越加上沈痛。而且替古今不得志的文人傷痛。意思說，凡是古今有才的人，都是不會得志的，我又何必替柳子厚一個人傷痛呢？真是非常沉痛的筆墨。

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何足追維？

由我又何嗟的意思暢發出來，意思說，人生世間，跟做夢一樣，到了死的時候，就跟睡醒一樣，在這做夢跟睡醒的中間，所有叫做利的，叫做害的，完全是虛假的，究竟有什麼可以計較的呢？在他做夢的時候，自然也有覺得快樂的，也有覺得悲哀的，可是這都不過夢中的現象，以為夢中的行動，到了他睡醒時候，難道還值得追想嗎？這幾句話，把人生的一切行種，都看做夢中的行動，全是糊裏糊塗的，做人也只好糊裏糊塗的順着牠做去。在韓愈傷心到了極點，自然免不了說出過火的話，可是韓愈平生熟讀莊子的書，這種曠達的話，大半是由莊子而來，大家如果對於莊子的書，加上一番深切的研完，就可以知道了。

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

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禕。

這幾句話，又承以上自古莫不然的思說下來，意思說，有本事的人和物，大概結果都是不好的，所以大凡東西生下來，全部不願意所做有本事的。比如好好的木頭，生下來把他做個酒樽，刻上犧牲的形狀，抹上青黃的顏色，預備祭宗廟用的，這因為是有用的好本頭，才有這結果啦。如果生來個是壞木頭，誰要牠祭宗廟呢？所以生下好材料，當然要受這壞結果。比如天下的才人，也是沒有人用他，結果不過害到自己，是同樣的道理囉，馬的音義，都跟驢相同，是絆馬腳的繩子。羈、是勒，子之中乘，天脫羈羈，意思說，做人是大受束縛的，現在中途叫你死去，是天叫你脫去人世的束縛。由死的一方面講起，自然是不好，可是生在世上受一切的拘束，而且又不能用世，還不如死了倒自由啦。玉佩二句，是說柳子厚文章的好處，聲音同玉佩的響聲一樣，顏色同瓊瑤的好看一樣。大放厥辭，說他文章的好。厥、是其。禕、是美。富貴以下四句，意思說，子厚自然不富貴，可是富貴的人，沒有本事，姓名磨滅，誰去記載他呢？然而子厚自己的學問光輝起來，越表顯他的美，比富貴人還要好得多呢。不得志之中，又有他得志的地方，一反一覆，其意無窮，不止安慰死後的子厚啦。

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不善爲斲，說不能鋸木的人，叫他鋸木，比方不能治天下的人，叫他治天下，所以手指他出血了，臉上也出汗了。巧匠旁觀，縮手袖間，比方柳子厚是能治天下的人，反而不叫他做事。不善爲斲四句，又轉到牢騷的意思。子之文章四句，把自己一派人，來比子厚，說不如子厚，倒比子厚得志意思，是替子厚抱屈，也是牢騷的意思。掌帝之制，是辦理皇帝諭詔的意思。從前文人在朝，最大的筆墨，就是替皇帝辦文字。所以說以子厚這樣文才，還不能大用，像我們不如子厚的人，反而替國家辦這

大文章，未免對不起子厚啦。

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又替柳子厚傷心，說子厚的才氣，縱橫一世，自以爲別人都比不上他，他自己的才幹，是前無古人的。誰知道子厚一旦被趕之後，永遠不能回朝，這一般小人，橫行無忌呢？羣飛、是拿羣飛的蟲，比一般小人，刺天、是猖狂的意思。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

琅琅、說他臨死聲音的響亮，不鄙謂予，說子厚不以我爲不好。亦託以死，說死後託孤，也託到我韓愈身上。

凡今之交，觀勞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實敢遺囑？

說現在交朋友，全是勢利的，難道你就相信我可以受你的託嗎？不是我敢亂充你的朋友，而真能夠承受託孤的事情，是因爲你拿我當做朋友，所以我不能不接受你臨終託孤的話啊。既然這樣，鬼神在上，我敢忘了你的話，丟掉了你的話吧？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擔任託孤之後，對死友棺前，下個誓辭。結束的話，極乎哀痛。

(二十七) 韓愈歐陽生哀辭

哀祭類各體文中，以祭文、哀辭、誄三者爲最習用。祭文無論長輩平輩晚輩，皆可用之。哀辭則無用之長輩者。誄文哀辭，均以述哀，而祭文用於致奠之時，哀辭則私居深念而有作也。誄於述哀之